

辛夷坞——著

许我
向你
看

插图纪念版
——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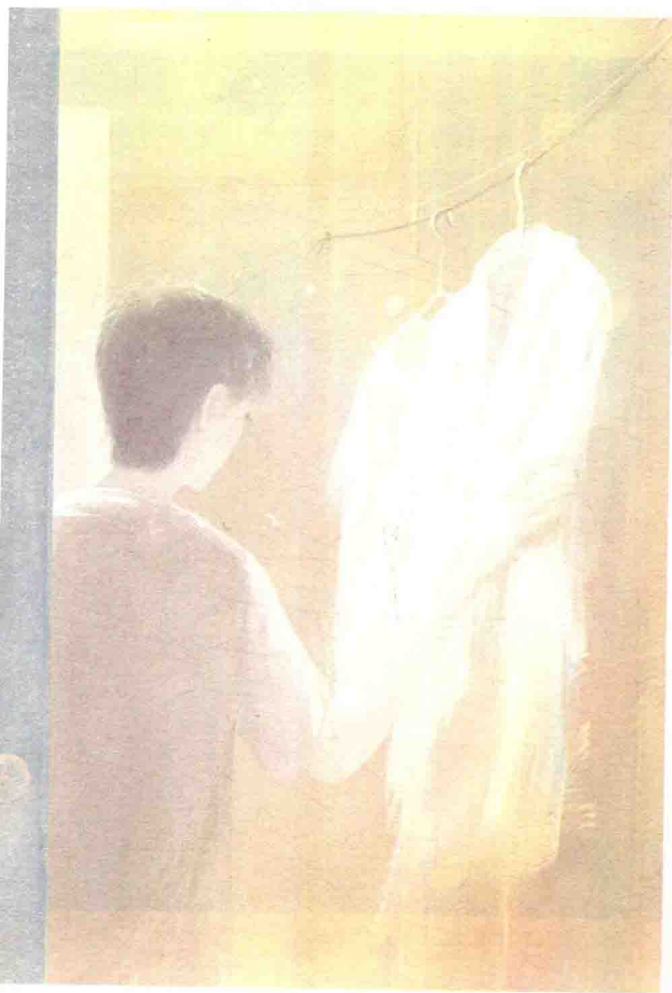
许我向你看

插图纪念版

——中——

辛夷坞

——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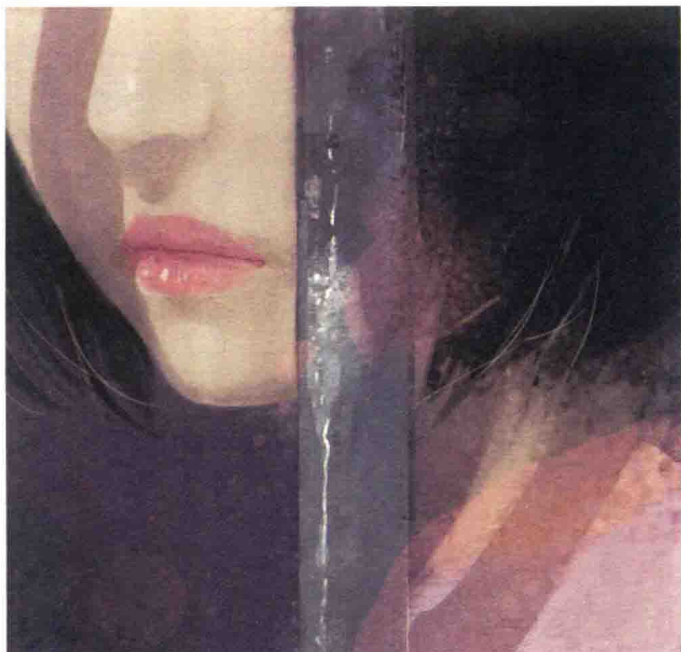
许
我
同
你
看



桔年孤零零地站在被告席上，给人唯一的的感觉就是“淡”，淡的眉目、淡的神情、淡的身躯。

你看着她，明明在整个法庭的最焦点处，却更像灰色而模糊的影子，好像一阵风，就要化成了烟。

那里面的爱恨、得失、不舍和绝望在大大的世界里多么微不足道。




许多东西都可以重来，树叶枯了还会再绿，忘记的东西可以重新记起，可是人死了不会复活，青春走了也永远不会再来一遍。

包括桔年自己，其实都很少去回忆那一段光阴，她只知道一件事——世界上唯有两样东西是永远不可逆转的，一个是生命，另外一个青春。








桔年牵着孩子的手，站在落满枇杷叶的院落里，前尘旧事，恍若电光幻影，南柯一梦。

惊石击碎的水面恢复得安宁如古境，仿佛什么都从未发生过，她从来就是在这里，一直都在。

只有那棵当年巫雨亲手种下的枇杷树已今非昔比，这让桔年很容易想到归有光的句子——

“庭有枇杷树，吾妻死之年所手植也，今已亭亭如盖矣。”



“庭有枇杷树，吾妻死之年所手植也，今已亭亭如盖矣。”





Contents

第三十一章	巫山上的一滴雨	001
第三十二章	为他人作嫁衣裳	010
第三十三章	别对我那么好	020
第三十四章	记得说再见	029
第三十五章	谁是谁的搭档	040
第三十六章	一个叫作化蝶的故事	052
第三十七章	唯一的自由	063
第三十八章	他在哪啊	071
第三十九章	他不是他	079
第四十章	桔年再见	095
第四十一章	万般成灰	106
第四十二章	过去种种譬如昨日死	117
第四十三章	死不掉，就活过来	127
第四十四章	镜子的两面	139
第四十五章	没有期限的离别	146



Contents

第四十六章	好察非明	151
第四十七章	相逢猝不及防	162
第四十八章	卑鄙的善良	170
第四十九章	最好的补偿	178
第五十章	谁欠谁还	185
第五十一章	望河亭大暑对风眠	193
第五十二章	能够偿还是幸运的	200
第五十三章	明天晚上，左岸二楼	211
第五十四章	当天使经过	220
第五十五章	他们都是上帝	228
第五十六章	放过你，也放过我	236
第五十七章	纵使相逢应不识	246
第五十八章	索性不忘	254
第五十九章	谁难受谁知道	263
第六十章	往事不要再提	271

巫山上的一滴雨

不管你喜不喜欢，期不期待，对于一个高中生来说，高三迟早要来。高三是什么，是黎明前最黑的一段夜路，是大雨降临前最让人窒息的沉闷，是你期待一跃而过但是又不得不小心翼翼的一道坎。

分班后，原本不同班级的学生重新组合，桔年和陈洁洁居然又在新文科二班里遇见，理科成绩相对较好的韩述居然也选择了文科，不过他被分在文一班。

陈洁洁依然是桔年的同桌，她跟班主任说，自己成绩不太好，跟桔年同桌，可以在学习上得到帮助。桔年对这个决定没有发表任何的看法，她不像别的优等生那样极度捍卫自己的劳动成果，写好的作业、练习从来都是放在课桌上，每天有数不清的同学拿去“借鉴”，熟悉的，不熟悉的，

谁都可以，只要借完之后记得归还，或者最后一个借的人顺手帮她把作业交上，这已经成为他们班上一个约定俗成的惯例。其他的好学生写完作业后，也习惯在下课或者自习的时候翻一翻桔年的本子，看看答案跟自己的是否一样。这种时候，桔年通常是不闻不问地低着头看她的武侠小说，每天几个章节，是她平淡生活里唯一的天马行空。

陈洁洁在学习上求助于桔年的时间并不多，也许她这样漂亮而家境优越的女生，并不需要在成绩上费太多的心思。她喜欢有一句没一句地跟桔年漫无边际地闲聊，聊她喜爱的电影，还有当下的心情。桔年大多数时候是听众，为了不扫兴，偶尔笑一笑。桔年学习或者沉迷于武侠小说时，陈洁洁就静静地看着她的张爱玲，她是个看上去端庄而具闺秀气质的女孩，喜欢的却总是一些冷清而决绝的东西，无论是她钟情的文字还是电影，均是如此。

陈洁洁还有一个特殊的喜好，那就是指甲油。对于朴素而戒条严格的高中生来说，指上蔻丹还是一个小众的行为。陈洁洁就埋首在书本垒起的城墙下给自己涂，先是左手，然后是右手，经常每一个手指的色彩都不一样，她偷偷藏在书包里的那些瓶瓶罐罐，多是艳丽而诡异的颜色。涂好了之后，自己细细端详一遍，又拿出洗甲水逐一清除掉指甲油的痕迹，周而复始，乐此不疲。

指甲油的气味刺鼻，不管是在自习课还是课余时间涂，整个教室都可以嗅到那股气息。这时，男孩子就情不自禁地朝那个方位张望，女生大多露出厌恶的不以为然的表情。只有桔年，她视而不见照看她的书，虽然那股气味就在身边，她的嗅觉也许比别人迟钝一些。

陈洁洁涂完之后，桔年通常是唯一的观赏对象，她偷偷地在课桌下摊开手指给桔年看，“桔年，你喜欢哪一个？”桔年总是说“都挺好的”。其实陈洁洁涂上大红的指甲油最是好看，细白纤长如水葱一般的手指，尖

端血一般的殷红，触目惊心的凄艳。陈洁洁总在她长得最完美的右手中指涂上这个颜色，十指连心，那就像心尖的一滴血。

有一次她说：“巫雨也喜欢。”

这时桔年已经知道，巫雨对于陈洁洁来说，不再是同学的朋友。很多次，她是从陈洁洁嘴里才得知巫雨一些不为她所知的细节，巫雨喜欢最艳丽的指甲油，巫雨喜欢乌黑而长直的头发，巫雨听不好笑的笑话笑得最开心……仿佛陈洁洁认识的巫雨和桔年的“小和尚”是完全不同的两个存在；而陈洁洁和巫雨的世界，还有桔年和“小和尚”的世界，也归属于不同的空间。桔年小心翼翼地不去碰触，不想窥探，不想越界，可她知道，另一个巫雨和另一个空间一样，是真实存在的，这个认知让她无奈而悲哀。

渐渐地，桔年不再参与陈洁洁他们周末的打球。韩述挑衅地问：“你怕输给我？”她充耳不闻。她也很少再独自去找巫雨。如果等待的那个人只是在门外徘徊，那桔年宁愿闭着门思念，相对于一个无法确认的背影，至少思念是完整无缺的。

那天，桔年从数学老师办公室抱着高高的一摞练习试卷走向自己的教室，这本是班上学习委员的职责，可学习委员偷懒，正好桔年到老师那有点事，就索性让她代劳。桔年没有什么意见，不过举手之劳罢了，只是归途中不幸遇上同去老师那领试卷的韩述。韩述是文一班的学习委员。

韩述多管闲事地问：“你们班学委换届了？”

“我帮忙而已。”

“人家在走廊上聊天，你跑来当苦力。既然你这么好心，干吗不帮帮我忙？”他不由分说把自己手上的试卷也叠放到桔年怀里。桔年不欲跟他纠缠，于是抱着与自己头顶齐平的试卷颤颤巍巍地走，好不容易走到文一班教室的门口，看不见台阶险些踏空。韩述扯了她一把，拿回自己的东西，还不领情，嘲弄道：“烂好人，活该！”

桔年不理他，走回与文一班相邻的教室，身后被人冷不防一撞，整个人差点向前摔倒，趑趄几步勉强站稳，怀里的试卷却有一半掉落在地。她回过头，一个女生一脸无辜地站在身后说：“对不起，是她们推我的！”

撞人的女生和推人的女生，桔年叫不出名字却很面熟，都是韩述班上的同学，桔年知道她们看不惯自己“变着法子拍韩述的马屁”，只得认命，弯着腰一份一份地捡着地上散落的东西。不一会儿，另一双手也加入到捡试卷的行列之中来，桔年认得那双手，还带着刚清洗掉的指甲油的气味。

重新把试卷码整齐之后，桔年站起来，紧紧抱住怀里的东西。

“谢谢你。”

她的口吻是那么客气，陈洁洁在这种礼貌的疏远之下沉默了。

回到位置上，陈洁洁玩了一会儿自己的指甲，忽然问：“桔年，你讨厌我是吗？”

桔年看着陈洁洁，片刻，摇了摇头。

她多么希望自己讨厌陈洁洁，甚至希望陈洁洁有更多让人讨厌的理由，就像小说里心肠恶毒的富家千金一样。可是，桔年和陈洁洁做了那么长时间的同桌，竟然找不到一个足够让自己讨厌这个女孩的理由。陈洁洁漂亮、明朗，即使有一些小小的怪脾气，仍然不掩她的有趣和善良，她的心思那么率真而坦荡。桔年想，巫雨对这样一个女孩有好感一点也不奇怪。

是的，桔年并不讨厌陈洁洁，她只是没有办法和陈洁洁做朋友，并且坚持自己心底的这一点阴暗。也许她是嫉妒陈洁洁的，她也有一头黑而直的长发，可是巫雨从来没有说过他喜欢。

假如一定要迁怒，一定要将心中的难过归咎于人，桔年更多的是悄悄地埋怨着“小和尚”。如果“小和尚”真的属于她，那么不管别人多么美好，都只是别人的事情。可是谁说过巫雨是属于她的？除了她自己。

陈洁洁过了一会儿又问：“那么，你喜欢巫雨吗？”

桔年并不习惯在旁人面前表露心迹，她对巫雨的依恋，是藏在心里最深的秘密，只有自己知道，她没有做好准备和人分享。

“桔年，你为什么不回答？”

“巫雨是我一个很重要的朋友。”重要，而且唯一。

陈洁洁说：“我好像松了口气，我刚才很怕听到你说‘是’。因为我喜欢巫雨，如果你也一样喜欢他，我不知道是不是能够赢了你。”

其实，陈洁洁喜欢巫雨，桔年并不意外，可是陈洁洁那么直截了当地挑破，还是让她心中一震。对方越是光明磊落，就越显出了桔年的犹疑和怯懦。她从没有理直气壮地拥有过一样东西，所以远比不上陈洁洁勇敢。

“你觉得你和巫雨之间最大的障碍是我？恐怕你错了。”桔年低声说，刚发到手的数学练习试卷在她手上翻来翻去，但是一道题也看不懂。

陈洁洁双手托腮，“我不知道。你没有在我家里那种环境中长大，不会知道那是多么令人发疯。到现在我爸妈都要派人接送我上学放学，他们说女孩子一个人回家让人不放心；我不能关着房门睡觉；没有上锁的抽屉；电话经过他们过滤；去任何一个地方都必须得到他们的准许；打球也必须在指定的场地。我经常想，有一天，我要从他们眼皮底下消失，彻底消失，让他们再也找不着了。我天天这么想，天天想，可是我不知道一个人要去哪里……第一次见到巫雨的时候，他拉着你在马路上跑，那么不顾一切，他撞倒了我。那个时候我就羡慕你，我希望我才是他手里拉着的那个人。”

“他带不了你去任何地方。”

“你怎么知道不能？只要他愿意，哪里我都跟他去。我知道我等的那个人是他，他会带我走。”

桔年无声地垂下了眼帘，多熟悉的告白，她连心事都不是独有的。巫雨只有一双手，他带不走两个人，更何况他没有翅膀，能飞到哪里？